

——
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什么会仇恨?因为利益的争夺,观念的差异,隔膜,误会,等等。一句话,因为狭隘。一切恨都源于人的局限,都证明了人的局限。
爱在哪里?就在超越了人的局限的地方。只爱你的亲人和朋友是容易的,恨你的仇敌也是容易的,因为这都是出于一个有局限性的人的本能。做一个父亲,做一个男人,做一个女人,做一个处在种种人际关系中的人,爱那些善待自己的人,这有什么难呢?作为某族的一员恨敌族,作为某国的臣民恨敌国,作为正宗的信徒恨异教徒,作为情欲之人恨伤了你的感情、损了你的利益的人,这有什么难呢?难的是超越所有这些局限,不受狭隘的本能和习俗的支配,作为宇宙之子却有宇宙之父的胸怀,爱宇宙间的一切生灵。

二
有一个因为爱泉水的歌声,就把泉水灌进瓦罐,藏在柜子里。我们常常和这个人一样傻。我们把

你的爱情经历其实与整个异性世界有关

周国平

女人关在屋子里,便以为占有了她的美。我们把事物据为己有,便以为占有了它的意义。可是,意义是不可占有的,一旦你试图占有,它就不在了。无论我和一个女人多么亲近,她的美始终在我们之外。不是在占有中,而是在男人的欣赏和倾倒中,女人的美便有了意义。我想起海涅,他终身没有娶到一个美女,但他把许多女人的美变成了他的诗,因而也变成了他和人类的财富。

三
一个人的爱情经历并不限于与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异性之间的恩恩怨怨,而且也是对于整个异性世界的总体感受。

爱情不是人生中一个凝固的点,而是一条流动的河。这条河中也许有壮观的激流,但也必然有平缓的流程,也许会有明显的主航道,但也可能会有支流和暗流。除此之外,天上的云彩和两岸的景物会在河面上映出倒影,晚来的风雨会在河面上吹起涟漪,打起浪花。让我们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这条河的组成部分,共同造就了我们生命中的美丽的爱情风景。

四
爱是耐心,是等待意义在时间中慢慢生成。

五
人们举着条件去找爱,但爱并不存在于各种条件的哪怕最完美的组合之中。爱不是对象,爱是关系,是你在对象身上付出的时间和心血。你培育的园林没有皇家花园美,但你爱的是你的园林而不是皇家花园。你相濡以沫的女人没有女明星美,但你爱的是你的女人而不是女明星。也许你愿意用你的园林换皇家花园,用你的女人换女明星,但那时候支配你的不是爱,而是欲望。

六
那些不幸的天才,例如尼采和凡高,他们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无人理解,因为精神上的孤独是可以用来创造来安慰的,而恰恰在于得不到普通的人间温暖,活着时就成了被人群遗弃的孤魂。



守望者语

写在蕉叶上的俚句

谢春彦

二月三月,千里万里,果然是行色苦愁人么?岁月徒增老大,浅草还是成不了林木,包括这些匆匆的短句……

(一)席上题成都柏草园,一派春景大似老杜所状锦官城外春不睡,半日浮闲柏草园。绝是当年工部句,一一绣出到眼前。

(二)过复兴路画友张桂铭故居满眼樱桃红似画,芭蕉打雨出墙惊。梧桐树下照熙客,压帽青衣少张生。

(三)偕诸生京城琉璃厂观画,美协刘主席大为画马当头,口占遥示十年不到琉璃厂,赫赫班头马纵横。任重合知兼道远,丹青驾驾怎么行?

(四)野风堂上川剧名家陈智林院长为歌“望娘滩”,真大体重量情怀也,何必效俗人减肥望娘滩唱余心碎,不是真情不上坛。锦里九转血浪浪,孽龙百怒惹耽耽。陈郎伟岸千钧重,切莫减肥作小男。

(五)体检自嘲春衫除却任人光,血压升高手不凉。我是土蛇偏走马,不生狗肺管他娘。

(六)题玉色红掌奉书者红掌明如玉,碧叶护持之。三月紫来润,香风细于丝。案头相对汝,或可助文思。

那天老季来会计室问账,正跟我聊天,杜汉卿兴冲冲进来,笑着说:“徐春梅明天要来看我娘,我想留她吃顿夜饭……”老季说:“应该的,应该的。”杜汉卿说:“我想请两位明夜一道陪个饭,不晓得这面子肯给吗?”老季跟我面面相觑,一时没有说话。我理解老季的难处,他是西村队长,大小是个领导;而杜汉卿是“下放干部”,其实天晓得;这一段虽然墙头画画得不错,为西村和老季争了不少脸,但他那些“前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老季狠狠抽了几口烟,说:“杜汉卿,这事我要跟阿彭商量一下,等歇给你回音。”杜汉卿见我皱眉头,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尴尬地退出会计室,说:“那你们商量……”杜汉卿的样子使我陡生怜悯。当老季问我明夜要不要去时,我就说:“盲婆婆难得开口请你陪个饭,你要是一口回绝,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老季接了一支烟,只是很命抽,说:“理是这个理,你可晓得杜汉卿这人……”我说:“不管怎么样,他总不是你西村的社员吧?像他这样一个毛四十的男人,落难这么多年,对上一个象多不容易,你队长不支他一把?他瞎眼老娘望了多少年,总算望到这一天,你也不支她一把?”老季的烟,吧嗒吧嗒抽得更凶了,抽完后,他用拇指掐灭烟头,说:“看在盲婆婆面

历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学问,但档案学有多少人清楚呢,我不知道。不久前,我的父亲陈兆祺溘然长逝,他就是一位档案学者。噩耗传出后,从各媒体的报道和来自各地的唁电中我才发现,原来,当今各大学大多设立了档案专业或者档案系。看来,档案学研究、档案教育已经成为重要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了。

档案保存和管理,中国自古有之,但档案学与档案教育,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作为一门学科一门专业和一种学问,迅速成长起来的,而改革开放,更让这门学科大规模发展,遍及全国。

先父出生在上海嘉定娄塘镇,学生时代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1950年,他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档案资料科工作;而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也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先母潘嘉,当时正在中共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专修科,他们都被选中,来到北京学习,从苏联专家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档案学理论。

先父母的经历,其实是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教育开创的缩影。1949年以前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曾经是档案管理的具体实践者、苏联专家的栽培,这几笔,大致可以勾勒出档案学、档案教育开创者的身影。当然,还有一些更年长的,参加过长征的曾三,先父母在上海时的上级,后来又

是北师大的党委副书记,他常常骑一辆自行车来家里找我父亲谈天,还与正在养病的先母聊几句。“文革”后,《青春之歌》再版,他立即怀揣一部签名本赶来,原来他的夫人就是杨沫。过后,当邻居知道来者何人,纷纷猜测他是小说里哪位原型,有人一口认定必是江华无疑。

改革开放后,他们这代档案学者终于迎来了大有作为的时代,书,一本接一本出版,学生,一代又一代毕业,还走向世界。我父亲曾自费赴美国各地档案馆考察,买了沉重的档案柜运回国内,又将心得编写成书。他去世后,特意将所有照片整理成册,将所有文字汇编成集,将一生所有重要信函、手稿归类。整理归档,这大概算是档案学者的一种生活特色吧。



花开春又暖

黄惠子

不知不觉,风一吹起,绿了杨柳岸。当我们在清晨听见鸟叫声叽叽喳喳,春天已经唱了很久的歌,落着雨,再有日光明媚。忙碌的人,偶然去望向远方的田野,及至下一眼,已是良辰美景匆匆。旧时光里,在那绿草茵茵的河边,我们一直走,一直走。

我们未曾走到河的尽头,就各奔东西。而今又是一年草长莺飞,我在风中贪婪呼吸,让过往的纷纷从容流淌。并不知道可否再次相遇,只愿眼下,认真细致,去看这花开春又暖。

档案学者的一生

顾 土

主任吴宝康,应该算是档案界的第一代领导。苏联专家对新中国的扶助,实在功不可没。1950年到1956年,仅人民大学就有98位苏联专家任教,先父生前对当年苏联专家的精心培育念念不忘。他曾多次说过,苏联传过来的好的那部分,比如讲究规章制度等等,我们始终没有学到手,至今仍是遗憾。档案管理最需要的是档案保管期限表,相关的条款,1955年苏联专家米留申曾帮助拟定了300多项;苏联专家还要求:档案公布必须注明来自哪个馆、哪个全宗、第几号第几卷,否则,就无法共享,别人查不到,公布则成了无用功。这两条,现在依然被国际档案界所认同,有些国家的档案保管期限表可以编出厚厚的一部书。

先父被评价为“新中国档案学科和档案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可惜,他刚刚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高等院校档案管理学教材”,就赶上了“文革”,先是下放江西农村劳动,随后人民大学被撤销,他也被调进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原因大概是图书和档案还有相通之处。他在图书馆,我获益最多,从此遍览中外名著,连《金瓶梅》都读到了,而那时各图书馆基本不开放,即便开放,绝大多数书也不外借。他是采编组组长,这个采编,可不是报刊的采编,而是采购、编目。我去那个组一看,原来都是老先生,英法德俄日,个个具有多门外语的功底,有一位还懂拉丁文,因为“历史问题”,不得不在图书馆里窝着。以他们的年纪,只适合编目,采购自然也就成了我父亲的职责,常骑一辆飞鸽自行车在新华书店和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穿梭。

他们这一代档案学者,都写得一笔好字,工整清秀,处理事务更是井井

有条、一丝不苟。别看我父亲当时是采购,但他可以将采购的相关事项和地点、时间,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张发票后面还附上一张信笺,记录采购缘由和有关店员的姓名。由于他服务精细、周到,与人为善,北师大有些老师也托他代买内部发行的书籍。我记忆里有一位特别谦逊、热情。一位是启功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图书馆找我父亲,当他的《诗学声律论稿》终于出版时,特意送我父亲一本,一见我在,又抽出一本送我。我父亲打开书,见是手书影印本,“啊”了一声,启功先生忙解释,这是陈垣校长在世时的意思:“既然你好书法,何不手写,文书一并问世。”一位是马伯伯,当时

是北师大的党委副书记,他常常骑一辆自行车来家里找我父亲谈天,还与正在养病的先母聊几句。“文革”后,《青春之歌》再版,他立即怀揣一部签名本赶来,原来他的夫人就是杨沫。过后,当邻居知道来者何人,纷纷猜测他是小说里哪位原型,有人一口认定必是江华无疑。

改革开放后,他们这代档案学者终于迎来了大有作为的时代,书,一本接一本出版,学生,一代又一代毕业,还走向世界。我父亲曾自费赴美国各地档案馆考察,买了沉重的档案柜运回国内,又将心得编写成书。他去世后,特意将所有照片整理成册,将所有文字汇编成集,将一生所有重要信函、手稿归类。整理归档,这大概算是档案学者的一种生活特色吧。



连载小说胜新闻

张林岚

《小树繁花图》关门,阁主出走,报社虽然暂时平静下来,但世界未必太平。一部写贾宝玉林黛玉谈情说爱的《红楼梦》又引起文坛一连串的轩然大波。副刊已不挂“夜光杯”的招牌,但是因为刊登过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旧作也受到指责。接下去是批丁玲,批武训,批胡风……对于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所谓老报人来说,小树倒下,落英缤纷。一叶知秋,程大千感触很深。

解放初期,他就再三辞职。当了十多年的重庆和上海两任总编辑,这时觉得实在赶不上形势,自叹落伍,决定改行。抗战期间,他写了许多千把字的小小说,朋友们都称赞是“莫泊桑的题材,马克·吐温的笔法”,是新民报副刊最叫座的名牌之一。新民报已为他出了《重庆客》、《重庆旁观者》和《重庆奇谭》三本专集,脍炙人口。进入新社会,他要揭露、讽刺、抨击的落后丑恶的东西一下子都没有了,即使还有一点,也不好再写。写新气象新人物、工农兵,不敢写,怕写了也不像。

他是个多子女家庭。家有老母妻子十余个子女,不能不写。他能写的地方,只有副刊。

他开始为副刊写了许多历史题材的章回体——连载小说。他年轻时在西康雅安当小学教师,山沟沟里没有娱乐,只有书,只有小说可以消遣。后来回成都做小报的校对,编辑。陈铭德发现了这个奇才,立刻请他当新民报编辑主任、主笔,两年后当总编辑。他编的是叫本埠版的《社会新闻》。做一个诗化的标题,能使小新闻点石成金,引人入胜。他的才情青出于蓝,超过张友鸾在当时大小报纸之上。新民报出上海版晚刊,赵超构的头衔是副总主笔、上海社的经理(社长)、总编辑,第二年还是请来程大千当总编。因为编社会新闻(本埠新闻)非其所长。

程大千挂个副社长之名,不理行政事务,专写小说。力作有《罗成》、《余赛花》等约十部;当代近代题材有《太平军痛打洋枪队》、《四川白毛女》等。

连载小说的编写技巧自有一套功夫。追溯其历史渊源,可能萌生于宋元年间的说书人和书会的文人。连载小说必须每天自成段落,故事情节曲折、脉络分明;不能横生枝节,缠夹不清。段落结尾要有悬念。一些当代作者的小说,恐怕很多是不能改作连载小说的。张恨水的《巴山夜雨》,从抗战时期的《西方夜谭》连载到《夜光杯》长达数十年之久,一定程度上是卖他老先生的一个名字而已。

程大千那几个连载小说每天字数相同,都由本报画家董天野配以精美插图,在显著位置见报。叫座之程度是有许多读者天天午后等晚报出版,不看新闻先看副刊。读完小说还剪贴下来自己订单行本,流传至外地。有些画构图场面精致人物须眉毕现,张张可印邮票。唐大郎有“彩笔撩人”的诗句,为之一赞三叹。写连载的除张恨水、张友鸾、程大千之外,文汇报的徐铸成、上影的沈寂等也多次在《夜光杯》为一些海上闻人立传。翻译家任溶溶、杨祖希等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和儿童读物,为夜光杯添酒,曾经吸引了很多读者。

《夜光杯》在过去七十年的杯中,也起过一些风波,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夜光杯”絮语